

和平鐘聲

# 享用不盡的愛

◆陳芸芸

日學老師，畢業於台大的鄧月芳女士，當時義務為剛考上臺南市立中學的我補習英文。閒談中，她拿出了在和平教會裡與畢業契友及莊丁昌老牧師、長執的合照，並且回答了我的疑問，為何「她」是一間非比尋常的教會，答曰：在大學不容易考上的時代，和平教會就擁有十多位大學畢業生。沒想到，家境貧寒的我，最後選擇就讀師大夜間部時，也接到和平教會的邀請函，因此踏進和平教會，當個和平人。

這三十五年來，我並非一直平順地在和平聚會，曾經二出三進。第一個原因是，就讀夜校時，星期六晚上常常要上課，所以，不能參加團契或詩班。再來是星期日早上要上體育課，所以只能參加星期日的晚崇拜，且因交通不便，只好到住處附近的地方教會禮拜。第二次離開，是因為覺得沒有歸屬感。及至結婚後生了孩子，為了帶她們來上主日學，才穩定下來。當時也應葉瀛賓長老之邀，和林盛蕊長老、沈月蓮老師、李秋娟老師、黃君瑜醫師（當時還是陽明醫學院的學生）、鍾素孟老師，一起教主日學的幼稚班。我記得當時參加的媽媽們都很盡心，除了先為早到的孩子教授才

這輩子，我似乎與「和平」兩個字很有緣份。記得年少時在臺南看西街教會，地址是在「和平」街上；我就讀的大學，在台北的「和平」東路上；老來，將近三十多來的禮拜的教堂，也叫「和平」教會。

乍聽到台北「和平教會」這名字，遠在四十年前。家鄉看西街教會的主



藝外，也輪流為孩子們準備點心。後來又另外準備主日學以外的英文、自然教育等課程，所以，那一階段的孩子因著家長及教會的努力，在各方面皆能平衡發展。那時，王文音老師體諒幼稚班的孩子，早上要趕八點多的主日學時間非常辛苦，所以就斗膽向教會提出延後的申請，也獲得教會同意。在當時戒嚴的時代，長年處在威權時代下的我輩，也是向教會「權威」挑戰的一件歷史性的回憶。

在教會中，每一次的困難，因聖靈的感動，上帝的恩典，我常得到會內朋友及時的幫助。有時半夜或清晨打電話到醫生朋友的家中，他們不嫌棄地對我伸出援手。就如賴恩慈姐所說的，畢竟「在教會才能找到真愛」、「教會是我的娘家」。

這種「愛」是不誇張的，是真生命的付出。記得多年前家中親戚遭到家暴，我向望惠姐求助，希望能接她到「勵馨園」暫時棲居。望惠姐當時只平實的說出一句話：「現在沒有給年紀大的住」。沒想到，在第二年，她就規劃出「受家暴婦女」的避難所，讓身心受創的婦女，在舉目無助的情況下，可以找到人間天堂。種種超出至親好友的愛，讓我享用不盡，這就

是和平教會所給予我的感受。

多年來，自南台灣遷移定居在台北，因結婚進入一個大家庭，上有守寡的婆婆，下有六個小叔、小姑，身弱多病的我是職業婦女，又是三個女兒的媽，種種的不順、挑戰，如果不是因有和平這個「娘家」，我真不知在每次的困難中如何走下去。⊕